

聊斋闲品  
梨花风起正清明

◆ 陈爱萍

在草长莺飞的早春，清明节带着清秀而动人的面容款款而至。天清地明，绿波荡漾，在孕育绿色与希望的繁华季节里，我们缅怀先贤，远足踏青，沐浴阳光，亲近自然。

清明节的起源，据传始于古代帝王将相“墓祭”之礼。后来民间亦仿效，于此日祭祖扫墓，历代沿袭而成为中华民族一个固定的风俗。要谈清明节，需从一个已失传的节日——寒食节说起。寒食节，又称冷节，禁烟节，它的日期距冬至105日，也就是距清明节不过一天或两天，这个节日的主要节俗是禁火，不许生火煮食，只能食备好的冷食，故而得名。唐玄宗开元二十年诏令天下，“寒食上墓”。因寒食与清明相接，寒食节与清明合二为一了。

百善孝为先。“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祭祀扫墓是清明节最重要的诉求表达方式。在古代社会，上至天子，下至百姓，都要祭祀扫墓。每个人都会经历失去挚爱亲人的痛苦，也都会在清明的时候，勾起忧伤的回忆，加深对逝去亲人的思念。清明的天总是很神奇，总是带着一种莫名的哀愁的味道。望着雾气蒙蒙的天空，谁的心能不生出一丝酸楚，缅怀和思念就这样静静地跨越时间的鸿沟。站在逝去亲人的墓前凭吊，追忆先祖的恩德，告慰先祖子孙传承和门庭荣辱之事，让人再次体会到人世间的爱心与温暖，感受到人生中那美丽的春天。祭亡意在佑生，扫墓不仅仅是扫去逝者墓碑上的尘埃，更重要的是扫去生者心里的尘埃，让生命回归到生命本身，回归内心世界的宁静和清明，达到“性海醇澄平少浪，心田洒扫静无尘”的境界。

然而，清明习俗不仅仅是祭祖，它的内涵非常丰富，“长塘草草，走马放鹰；高阜平冈，斗鸡蹴鞠；茂林清越，劈阮弹筝，浪子相扑，童稚纸鸢。”除了扫墓外，还有踏青、插柳、荡秋千、放风筝等十多种民俗活动。在悠悠春色中，念情转为豁达，凄冷绽放希望。东风送暖万木争春，清明为我们架设一个亲近自然健康向上的娱乐平台。踏青、放风筝、荡秋千无不是和自然亲密接触。早在宋朝大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就描绘了当时汴京清明时节的繁荣景象栩栩如生的人物商贾、店铺、车水马龙构成了北宋都城汴京的日常社会生活与习俗风情一派兴旺和谐之景。因此，这个节日中既有祭扫新坟生离死别的悲酸泪，又有踏青游玩的欢笑声。

清明最早是一个表征物候的节气，它在春分后半个月，此时春色已浓，阳光明媚，杨柳垂丝，绿草如茵。气温渐渐升高，正是农耕的大好季节，故有“清明前后种瓜种豆”“植树造林莫过清明”的农谚。“梨花风起正清明”，这时多种果树进入花期，桃红柳绿，杏花沾雨，“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清明插柳，插到哪里，活到哪里，年年插柳，处处成荫。清明节不仅是一个传统的节日，更是一个民族不可或缺的文化因子和精神载体。无论是悲欢离合，哀思绵绵，还是风和清明，杨柳依依，它带给我们的，总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慰藉和文化上的代代传承。

品人忆事

九江生薄荷

◆ 吴文奎

薄荷回来了。从遥远的九江。大人们说，九江在江西，远啊，要先坐汽车，再坐轮船，再坐火车，再坐汽车，再地蹦走上二十里地才能到家。和薄荷一起回来的还有薄荷的母亲。薄荷回来，是因为上山下乡，薄荷刚高中毕业，十七八岁的样子，梳两条大辫子，两个大大的酒窝，笑眯眯的眼和笑眯眯的脸。

薄荷怎么那么好看呢？薄荷比我大好几岁，村里让薄荷到我们学校代课，教音乐。按辈分，薄荷该叫我叔，薄荷的奶奶是我四大娘，薄荷的母亲我大该叫瘦子。虽然薄荷好看，但是叫薄荷老师，我心里到底别扭。薄荷唱歌的声音好好听啊，甜甜的，软软的，糯糯的，配上那张好看的脸和那两个好看的大酒窝，我真的好想每天每天都要薄荷来给我们上音乐课。

薄荷还会弹琴，跳舞，她从各个年级里挑选了一些学生成立了一支宣传队，辅导我们的时候，薄荷抱着手风琴一边拉一边唱一边跳，两条大辫子一会儿在前面一会儿又甩在后面，就像电影里的人一样。

薄荷咋能叫薄荷呢？母亲说薄荷不叫薄荷叫啥，能叫菠菜吗？我说的不是河里的薄荷，是四大娘家的薄荷。哦，你说的是妮子薄荷啊！庄户人家，起个贱名好养活，能长大啊。

我终究还是不懂，那么好看的薄荷怎么能是贱名呢？

放学了，我去割草，河边居然有一大片薄荷，以前我怎么没有看见河边有这么薄荷呢？我小心翼翼地挖了几棵带着老娘土的薄荷拿回家里。我家院子里有一片芦席一样大的空地，因为小，大人们不屑拾掇，我把那些薄荷全部种在那片空地上。薄荷们在空地上疯了似的生根，发芽，分蘖，开出一串又一串淡紫色的小花。

那片空地很快就长满了葱葱茏茏的薄荷。母亲说，这叫荫，像竹子啦莎草啦爬墙虎啦这些东西都会荫，有一棵就会有一片，有一片就会有满地，冻不死，晒不干，除不尽，要不咋说薄荷这草不主贵呢。

我小学快毕业的时候，薄荷要走了，和她母亲一起回九江。村里派出了全村最好的四轮拖拉机送她，四大娘在拖拉机铺了一张芦席，芦席上又铺了一条崭新的被子，薄荷的母亲坐在被子里，薄荷蜷曲着身子伏在她母亲怀里，肩膀一上一下地抽抽着。我们宣传队的同学都跟着拖拉机跑，一直跑到出村的大路上，快追不上时，朦胧的泪光中，我看见薄荷抬起了头，眼里满是泪花，我举起手臂，用力喊了一声：薄荷老师……我不知道她能不能听见。我已经忘了她该叫我叔。拖拉机加大油门冒着黑烟跑远了，路上满是哭声。

薄荷走了。薄荷老师走了。我的薄荷还静静地在那片空地上绽放着淡紫色的小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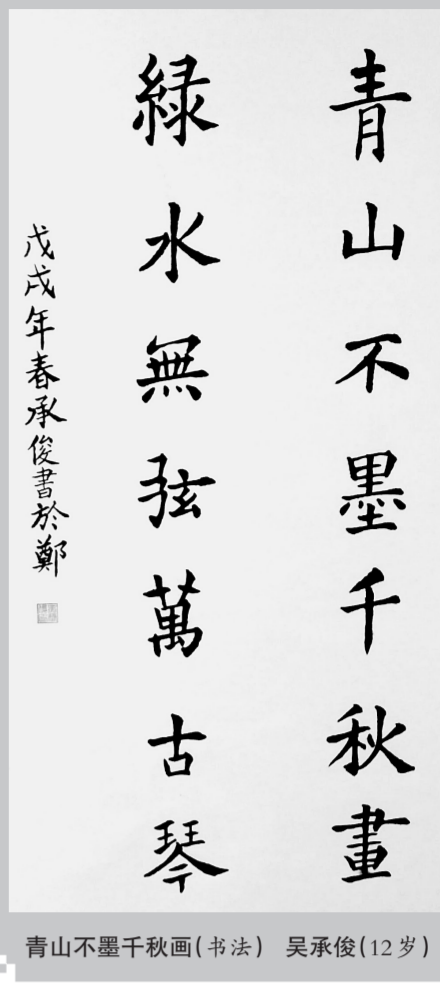
后来我到城里上学，工作，薄荷的事情不再在意。一天，读《诗经》：“彼泽之陂，有蒲与萹。”书上说，萹，读如间，生在水边的一种香草，即唇形科薄荷属植物菹萹，有地方叫吴菹萹，或称薄荷、薄荷。查了一下资料，薄荷有好多种，南薄荷，野薄荷，猫薄荷，水薄荷，土薄荷，大薄荷，小薄荷……能够入肴的十香菜、土荆芥、田螺菜也是薄荷。热带亚洲、俄罗斯远东、朝鲜、日本及北美洲也有分布，是一种具有特殊经济价值的芳香作物，可制作薄荷脑。《本草纲目》说：“薄荷，辛能发散，凉能清利，专于消风散热。故头痛、头风、眼目、咽喉、口齿诸病，小儿惊热及瘰疬、疮疥为要药。”相传苏东坡曾编纂《物类相感志》，书里说苏大学士喜种薄荷，并且创制了独特的采收方法：采摘薄荷，以隔夜还元水浇灌三日收获性味最佳。此法采摘，薄荷性情清凉，口感清爽，否则索然。还元水为何物？人粪尿。文人斯文，不洁不雅之物，一定要说得含蓄委婉。苏东坡用薄荷冲茶以待客人。

薄荷果然堪当大用。母亲说薄荷是贱名，是因为薄荷不主贵，会荫，太多，荫，是薄荷这等柔弱生命的求生手段，是物种繁衍的演

化过程，是默默聚集起来再默默传播开去的能量扩张。但凡凭借数量优势进行繁衍的生命，大多因为柔弱。只有一个个体的时候，柔弱的生命是柔弱的，如果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成千累万，累亿，十亿，百亿……它一定就是强大的，并且，异常强大。

院子里的薄荷从薄荷走了以后就凋谢了所有的花，空余一片片惨绿的叶子失神落魄地兀立在料峭的寒风中，我们的宣传队已经解散，学校也迁到了遥远的乡里，孩子们全都住校了，每天不停地写着永远也写不完的作业，隔一周才能回一趟家，村里那片湛蓝而宁静的天空渐渐涂满了灰霾的颜色，曾经长满薄荷的小河水永远永远干涸了。我一天天长大，四大娘一天天老去。四大娘说，薄荷回去以后进了她母亲厂里的文工团，后来，厂子倒闭了，薄荷下了岗，去家政公司做了保洁，没日没夜地在路上奔忙，再后来四大娘就没了。临终的时候不停地念叨着薄荷命苦，薄荷命苦啊……前些日子，我从南昌回来路过九江，隔着车窗眺望灰莽的街区，突然想起，在那高楼与高楼之间的影里，有一个叫作薄荷的保洁正眯着一双泪眼在匆忙奔命，她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侄女。她那么年轻，那么柔美，那么让人牵挂。

我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对着那片街区默祷，薄荷不老，薄荷不哭。



青山不墨千秋画(书法) 吴承俊(12岁)

碧涧羹与胡辣汤

◆ 储功松

行走中原七日，淤土之下，尽是石龟鱼甲尚书春秋，沿淮胜迹足以履眼惊心，只是饮食多生冷，苦了南人娇弱的肠胃。且走且停到了鹿邑，竟然有自助餐可吃，菜品灿若明霞热气腾腾，且风味与吾乡菜肴略无差别，卷袖舒体而大嚼，肠肥脑满，有三军过后尽开颜之乐。

最喜北人的馒头与胡辣汤。北地盛产小麦，面粉之优远为南方所不及，风物所钟，北人面食极白极香极筋道，花枝又繁富，食之不念大米不起乡愁。最可称奇的，是古宛丘淮阳有空心面，粗细与普通面条无异，中通外直如莲茎，高汤渗入腠理，尤其鲜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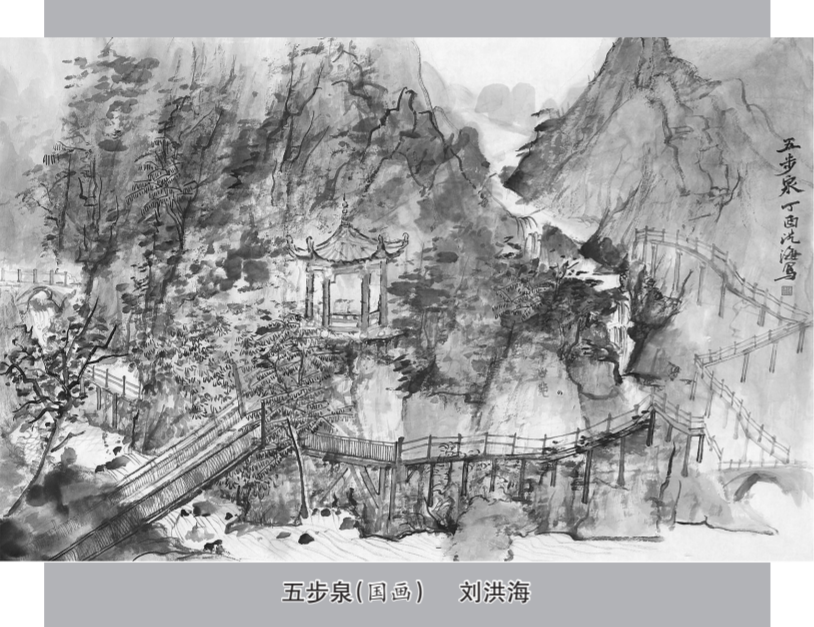
胡辣汤也名辣胡汤，据传是河南人的发明，为中原三大名吃之一，以逍遥镇最为正宗。其汤融水、海带丝、面筋、腐竹、干张丝、土豆、冬瓜、萱草花、香芹或茼蒿、姜末、葱花、胡椒、花生米、淀粉之类于一锅，既香又辣，如夏秋之季的淮水之风，气势浩荡苍茫，有容乃大。

安庆也有胡辣汤，昔年求学，母校食堂早餐偶尔有售，一毛钱得一大瓷缸，外加加硕包子馒头两三只，足以疗饥，街头摊点也随处可见胡辣汤之名。南北菜肴风格滋味差别极大，往往南橘北枳，唯胡辣汤一品几无参差，物既美好价又极廉，为平民所喜。吾乡岳西无胡辣汤，做汤讲究清透本色，很少勾芡，汤中荤素如丘山历历然。譬如芹菜汤，取溪滩初生水芹的嫩叶，坐锅加油烧热，以葱花炆锅，加芹菜末末稍翻炒，注入清水，添油盐烧开后即可，视之青碧可伶。

宋人林洪《山家清供》有碧涧羹一条：芹，楚葵也，又名水英。有二种：荻芹取根，赤芹取叶与茎，俱可食。二月三日作英时采之，洗净，入汤焯过，取出，以苦酒芥子，入盐少许，与茴香渍之，可作菹。惟淪而羹之者，既清而馨，犹碧涧然，故杜甫有“香芹碧涧羹”之句。或者谓芹，微草也，杜甫何取焉而诵咏之不暇？不思野人持此，犹欲以献于君者乎？

古人斯文风雅，仅命名芹菜汤为碧涧羹即可知，羹名碧涧，一如市井乞儿一朝超列仙班，如蛹化蝶，再也找不到比这更信更达更雅更妙的词。

胡辣汤雄浑如大江大河，碧涧羹灵秀若小池小溪。野人献芹，或者野人献曝，固然鄙陋，其美意却如楚葵暖阳，丹心可昭日月。我以胡辣汤和碧涧羹为天下第一美食，以为海错山珍莫过如此，家中若来尊客，也当效仿古之野人，洗手烹调而献之。似可谓之山人献羹。



五步泉(国画) 刘洪涛

清明扫墓谁最闲？纵观古今，这最闲的非司马莫属。

清明这天，家家户户都忙着扫墓。不说平民，就算是帝皇之家，祭祖也是天大的事儿，马虎不得。可西晋一朝，皇帝们忙着内争，忙着互斗，就是没忙过祭祖扫墓。

怎么回事呢？若要追根溯源，还得从司马懿说起。

西晋一朝的江山，说到底，还是司马懿打下来的。打垮前朝的败家玩意儿之后，第一件事通常都是反思。而司马懿反思的结果之一，就是不准子孙扫墓。

为啥？因为前车可鉴。司马懿当年，就是趁着曹爽拉着皇帝曹芳，去郊外扫墓的空当，发动政变，控制洛阳，进而一举扫平政敌。这事儿，可算是奠定了司马家天下的基础。于是，司马懿难免会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扫墓是危险活儿！

结果，司马家便有了一条奇葩的家规。子孙历代，都不准祭扫扫墓。不仅司马懿自己的陵墓，不准子孙来拜祭；司马懿之后，历代司马家的皇帝之

墓，同样不准祭拜。结果，清明时节，家家户户都忙翻了天，就司马家最闲。

这其中，也有点迷信的成分。古代之人，因科技不发达，再睿智有才能的人，也难免对天命耿耿于怀。司马懿认为，自己从扫墓这事儿上，得了便宜，占了别人的江山；他日，难保不会因果循环，子孙后代在扫墓这事儿上，丢了江山，也未必就不可能。

当然，司马懿定下这条家规，不仅有迷信的成分，也有睿智的考量。啥考量？就是防着盗墓贼。防盗之术，最高明的不是种种机关；机关再厉害的，只要找得到，总有更厉害的人，更先进的技术，破解机关。最

高明的，是让你连地儿都找不着。墓在哪儿都不知道，怎么盗？

而司马懿不准扫墓的规定，就含有这样的考量。帝王将相的陵墓，历来都是盗墓的重中之重。藏得再深，就算知道的人少，时日一长，也总有泄露的一天，倒不如索性不知道。子孙不来扫墓，顶多过个两三代，墓在哪儿恐怕都没人晓得了。自己人都不知道，盗墓的人怎么找得到？死了后，还能把自家埋得这么深，历史上除了司马家，再无其他。

而司马懿在定下这条家规后，不得不承认，司马家的子孙们其他的方面不争气，但对于不准扫墓这条规定，

新书架

《从尿布到约会》

家长指南之养育性健康的儿童

◆ 李杨

现在到了父母和教育工作者必须高度重视儿童性教育的时候了。性，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讳莫如深的；闭口不谈，是我们从成长中习得的既定方式。然而，社会急剧变化，我们孩子面临的成长环境已经与二三十年前大不相同，“性”从深闺走向了生活的前台，风险也无处不在。父母是孩子性教育的最适宜者。然而，父母却又总寄希望于“等孩子长大了，自然就知道”或者有心无力，缺乏性教育的常识和方法。殊不知，正是家长这种掩耳盗铃的心理以及性教育常识和经验的缺乏，让儿童性侵犯者有机可乘，也让性

欲萌动的青少年可能犯下追悔莫及的错误。延展开来，可以说：性健康的成人，直接塑造着孩子的成长环境；而他自身又从性健康的儿童成长而来。因此，父母重视孩子的性健康教育，培养性健康的儿童，不单是为了引导孩子防止性侵或预防青春期的性问题，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成长为性健康的成人！

作为美国顶级性教育专家，作者集20多年的性教育经验，极为系统、详尽、清晰地向父母们讲述了应如何对自己的子女进行性健康教育。本书风靡美国20年，已是广泛推荐的育儿指南，被誉为性教育“圣经”。

倒是挺遵守的。

有没有效果？不仅有，效果还挺好。司马懿之墓的被发现，带着很大的偶然因素。否则，恐怕如今还云里雾里。而在历代之中，西晋一朝历史极短，皇帝少，但偏偏皇陵被发现的最少，保存最完整。不少西晋皇帝的陵墓，至今都是未解之谜。

这其中，司马懿的先见之明，自然是起了大作用。可说到底，不准扫墓这条规定，并非是司马懿的独创。相反，是司马懿从前朝那儿照搬过来的。

前朝是哪朝？就是曹魏。曹魏初年，其实也有这样的规定，子孙后代不准祭扫皇陵。在这点上，司马懿与其如出一辙。不同的是，司马懿的子孙，都恪守这条规定。可曹家一代不如一代，到了后头，这规定形同虚设。而曹爽拉着曹芳，去祭拜皇陵，其实就已经是有违祖训。当然，扫墓是名义，实则是为了游玩。结果，扫一趟墓，就丢了江山。

从这点上来说，司马懿的子孙们，可谓有始有终了。

惊蛰(名词解释):动物入冬藏伏土中,不饮不食,称之为“蛰”。而“惊蛰”即上天以打雷惊醒蛰居动物的日子。此时天气转暖,渐有春雷滚动,中国大部分地区进入春耕季节。

春 陈山从昏迷中醒来的时候，是一个凉爽的清晨。荒木惟坐在窗边弹钢琴。叮叮咚咚的琴声中，窗口的光线翻滚着漏进来，洒在荒木惟青光光的下巴上。一个钟头以前，荒木惟朝陈山的后脖颈上开了一枪，陈山像一条走路不稳的老狗一样跌扑在地。荒木惟的手在窗口洒进来的光线中低垂着，手里是那把南部式袖珍手枪。他记得在开枪以前，一直在给陈山讲重庆这座完全被雾吞没了的城市。陈山就笔直地坐在那张有靠背的西洋式皮椅上，荒木惟绕着他慢慢走动，边走边给陈山布置任务。他说你接受训练以后，将要去往重庆。知道重庆吗，那个鬼地方的高射炮准确得像长了眼睛。然后荒木惟突然向他后脖颈开枪，陈山几乎是毫无防备地倒下的。开枪完，荒木惟把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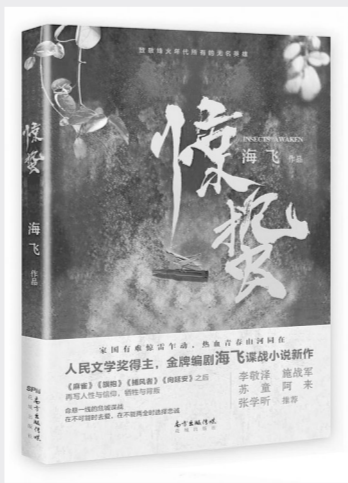
支袖珍手枪小心翼翼地放在了桌面上。与此同时，门被重重撞开，他看到千田英子带着两名日本军医冲进办公室，他们在地上一半跪着，训练有素地打开救护箱，替陈山处理伤口。那是一粒斜射的子弹，陈山颈部的伤口已经被贯穿，但没有伤到要害。这时候荒木惟缓缓地走到钢琴边，他坐下来，白而干净的手指头在琴键上按下去。那是一首多少有些忧伤的曲子，他开始在琴声中思念家乡，并且想起了那个充满森林、腐草与木头气息的家乡奈良，以及狭长的号称日出之国的祖国。

他很爱自己的家乡，甚至超过自己的生命。这是一九四一年冬天。上海虹口区日侨聚集区，一座叫“梅花堂”的小楼。它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名字：梅机关。

陈山在恍惚中听到了钢琴的声音，像是溪流从遥远的地方传来的潺潺声。他想起了秋天的往事，秋天来临以前，他只是十六铺码头或者大世界门口一名游刀有余的“包打听”。他就那么叼着烟，穿着肥大的裤子，松松垮垮的

样子，像一只斗败的公鸡。宋大皮鞋和菜刀像跟屁虫一样始终跟着他。他们一起赌博吃酒，插科打诨，在弄堂里勾肩搭背地走路，或者动不动就吼一声，朝天一柱香，就是同爹娘。有肉有饭有老酒，敢滚刀板敢上墙。他们和警察、巡捕、特务还有流氓地头蛇打得火热，如胶似漆，偶尔还为了钱人讨债捉奸。上海遍地流淌着他们的生意，谁给钞票谁就是他们的爷叔。那天在米高梅舞厅的门口，唐曼晴出现在陈山疲惫的视线中，她被一群人簇拥着，从一辆黑色的福特车上下车，向舞厅门口走去。那时候陈山正远远地观望望着那个叫威廉的小白脸和黄太太幽会。黄老板的金牙一闪一闪的，他曾经用一根牙签剔着牙，翻了一下白眼对陈山说只有有证据，我就能让威廉死得比白鑫还难看。就在陈山吐掉烟蒂，一脸坏笑地迎向黄太太和小白脸的时候，陈山被两名保镖挡住了。他们以为陈山奔向的是唐曼晴，于是他们同时出拳，陈山一左一右断了两根肋骨。撕裂一样的疼痛，让他觉得自己的身体被完全

连载



拆开了，于是他哀号了一声。那次黄老板铁青着脸，站在同仁医院住院部的病床前，并没有给陈山报账。他说你这个“包打听”不来事的。倒是唐曼晴在第二天让她的保镖赔了他十块钞票。唐曼晴让保镖带话给他，说这是一场误会。那让我打断她两根肋骨试

试？也说不定会赔她十块钞票行不行？那时候陈山从病床上挣扎着抬起头对保镖愤怒地吼了一声。

保镖笑了。在转身离开病床以前，保镖拍拍陈山的肩膀，你要敢打断唐小姐的肋骨，那你得赔一条命。你们是不一样的。唐小姐的肋骨你不是打不断，是打不断。保镖说完，手一松十块钞票飘落下来，落在病床上。陈山难过地把头别过去，他其实有点儿无地自容。因为他非常想要那十块钞票。

保镖离开病房的时候，陈山把钞票塞进自己的口袋，轻轻拍了拍，然后对着病房门口骂，婊子。

再次见到唐曼晴的时候，是她陪着一个叫麻田的日本人来米高梅跳舞。那时候陈山的肋骨好得差不多了，他就又松松垮垮地把自己扔在了米高梅舞厅的门口。看到唐曼晴，陈山的肋骨不由自主地痛了一下。唐曼晴踩着高跟鞋从她面前像风一样走过去，陈山冷笑一声，心里仍然恶狠狠地骂，婊子。

陆军省直属上海日本宪兵队本部特高课课长麻田带了一行人和陈山擦肩而过，他的目光一直落在唐曼晴丰腴得有些过分的背影上。麻田身后跟着梅机关特务科科长荒木惟，以及几名刚刚到任梅机关的辅佐官，这些人都是从海军省、陆军省、兴亚院、外务省等机构调过来的人精。麻田就是为这些人精接风的。荒木惟对此不以为意，他根本就瞧不上麻田课长，尽管荒木惟的职衔比麻田更小一些。麻田很瘦，他穿着一件竖条的浅色西装，这让他看上去很像一只滑稽的蚂蚱。荒木惟看到陈山的时候笑了，他停下了，说你饿了。这时候陈山才听到自己的肚皮欢叫了一下，陈山不由自主地叼了一支司令牌香烟在嘴上，仿佛抽烟能填饱他的肚皮。荒木惟掏出一只精巧的打火机，替他点上了烟，这让陈山在汽油好闻的味道里有些发蒙。陈山掏出一支烟递给荒木惟，荒木惟摇了摇头说，我不抽这个。

陈山又听到荒木惟说，你很像肖科长。不，你就是肖科长。陈山就问，肖……科长是谁。